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
金融史料
彙編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

182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民國金融史料彙編

第一八二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八二冊目錄

交易所週刊

第二卷第二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	一
第二卷第三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二七
第二卷第四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四九
第二卷第五期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六日	七三
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日	九三
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	一一五
第二卷第八期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	一三五
第二卷第九至十四期	華北走私特輯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一五九
第二卷第十五、十六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	二三九
第二卷第十七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二八五
第二卷第十八期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十日	三〇九
第二卷第十九期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三三一

交易所週刊

第二卷第二十期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	三四九
第二卷第二十一期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三六七
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日	三八五
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四〇七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	四三七
第二卷第二十五期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四六一
第二卷第二十六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八五
第二卷第二十七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五〇七
第二卷第二十八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	五二九
第二卷第二十九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五五一
第二卷第三十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五七五

經 濟 雜 誌

交易所周刊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要目

中國幣元的出路

司菲克斯

中國戰時的經濟問題（經濟輿論）

丁洪範

冀北偽自治區輪廓及其與日

本經濟關係

去年一月至十月的中國對外

貿易

金融商業報

去年一月至十月的上海對外

貿易

金融商業報

交易所一周間

國內預定價二元

另售一冊五分

冀北偽自治區輪廓

及其與日本經濟關係

這篇文章是日人寫的，發表在日本雜誌『Dokuritu』上。所以立場口吻，自然爲着日本，我們由這點上，可以看出日本變成這第二號傀儡組織的居心何在。

當然，所謂「自治區」的若干縣份，其經濟的富源是無以壓日本高度慾望的，所以在本文中，處處流露着不滿足的情緒，然而我們如果便因此認爲冀北之失，與國家前途損失甚微，那便是極大的錯誤。誰都知道日帝國主義的侵佔冀北，其目的並不祇在冀北一地，是在我廣大富藏所在北方諸省，是在我四萬餘萬大衆賴爲生命之源的全部國土，冀北的被侵佔，不是事情的終了，而是事情的出發。這是我們應該澈底認識的。

此外，最少在目前，所謂「自治區」，在完成其作爲「滿」衛星這一任務上，是有絕大意義的。

本文中無意義的各段，經刪去，特此附言。

「自治」區的輪廓

華北的政治情形，已如上述。關於華北經濟建設，將與殷氏或×氏之間開治交涉吧；不過現在還未達到這一步。但殷氏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以最近將來的中日「滿」經濟提攜爲目標，着着進行着準備工作，這是事實。準備的第一步，是整理戰區的政治狀態社會狀態；殷氏對此實行爲下的方策。

第一是事實。準備的第一步，是整理戰區的政治狀態社會狀態；殷氏對此實行爲下的方策。
(一)自治政府在殷委員長之下設置委

，礦山，郵件、電信等的收入，
(五)特別區設置各級法院及建設委員會。

此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所管轄的地域，決定除塘沽停戰協定區域的十八縣以外，再加上：察東事件、香河事件、川越通告等結果的準非戰區七縣，合計共爲二十五縣。其管轄區域、面積、人口、總括如下：

(一)管轄區域臨榆、撫寧、昌黎、遷安、永平、灤縣、樂亭、遵化、豐潤、玉田、薊縣、平谷、三河、密雲、懷柔、順義、通縣、(以上非戰區)。寧河、寶坻、香河、昌平、延慶、赤城、龍門(以上準非戰區)。

(二)面積約一萬五千方哩。

(三)人口約四百萬人。

這一地域，面積恰如日本九州，人口略少於台灣。最主要的我以為是這地方的產業狀況如何，以及與日「滿」兩國經濟提攜時，可有怎樣的効果這兩點。

缺乏日本商品的購買力

以中日「滿」經濟提攜的立場來看，日本最要求的是商品市場。「滿洲國」與華北，作爲原料供給地與移民地，都有很大希望，不過作爲購買市場的希望亦很大。軍部方面，以其特有立場，比較重視原料供給力；可是資本家方面則毋寧着重於市場性。他們

第二 估計「滿洲」和華北的採算價值時，就完全以此點為範圍，亦不為過言。可是冀北「自治」區域關於此點，實有很多非難餘地。人口雖稱為四百九十萬，可是說到購買力，全不成話。這華北一帶社會機構的缺陷，有合併研究的必要。

此次的「自治」區域，不消說，與中國其他各處同為農業本位的地方，而其土地，大部分握在不耕田的地主手中。以所有權的關係說，可分為國有地、共同體所有地、家族所有地、個人所有地。但實際上，自由買賣的結果，個人所有地，在不耕田的地主手中很多。中央土地委員會曾有調查，據其調查，中國的耕地面積，有百分之六十為富農以及大地主所獨占；然這一階級的人口，還不到全國民的百分之十，這一點冀北「自治」區也沒有例外。而且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餘的貧農與小地主，行着極度的小農制。加之，小作農階級，甚至沒有農具和家畜，全部都要仰給於地主。因此之故，農民經營的利潤，真是低得難以言說。恐怕「疲弊」之類的話，還不足以拿來形容吧。這與其說是人的生活，還不為說是禽獸的生活來得適切。在禽獸社會裏面，人間的文化商品是無用的長物。而且在這貧弱的地盤上，至今為止已築有許多上部構造。例為軍閥、官僚、都市布爾喬亞、地主，現在還要加上一個外國帝國主義。要担负這重大擔的農民大眾，

實無再生購買力之理。要想他們生出對日本商品的購買力，我以為必須先行改正這種社會機構。殷汝耕氏一黨對此問題將有如何的功績？在中日「滿」經濟提攜之前，先須注意及此吧。

作為農產水產的供給者

其次來看「自治」區的物資供給力。該區北隔長城而與「滿洲國」相接，東為臨渤海灣的河北省北部。區內有灤河、白河流貫其境，其流域形成肥沃的農業地，此外近海岸一帶，漁業甚盛。主要產物的產地與產額，概舉如左：

(一) 棉花產於豐潤及其他灤河以東各地。河北省全產額四九六、〇〇〇、〇〇〇斤，種植面積據稱有二八、〇〇〇畝，其大半都可說是集中在灤東地區。

(二) 其他國產小麥、高粱、粟、大豆、玉蜀黍、豌豆、甘藷等等，惟輸出餘力不大。

(三) 漁業，在灤縣約有漁民二千戶，在樂亭、寧河、豐潤、撫寧、昌黎各地，合計有八百戶。其年產額，在灤縣有二百萬斤、樂亭有三百萬斤、撫寧有三百萬斤。此外雖非冀北防共自治區域，可是也一樣宣言自治了的天津，約有二千八百戶的漁民，年可出產三百萬斤的漁產物。

(四) 鹽在寧河是的蘆台場，年產四、

五百萬石。鹽田面積約有七萬四千畝。「自治」區域的農業與水產業，其情形約如上述，不過以中日「滿」經濟提攜的立場來說，有供給餘力的，頂多只有棉花。現在輸至日本的中國棉，是山東陝西兩省以及這「自治」區出產的；不過本區出的，無論在供給量方面，品質方面都不充分。尤其是品質都是短纖維，除了做被絮以外，沒有用處。跟日本紡績的高度化比，着實落伍了。今後如非將上質的美棉種與印棉種移植過來，則對於提攜，將毫無貢獻吧。棉花以外的農產物及水產物，頂多只能自給，供給到底是没有的。

作為礦產供給者

礦產物比之農產與水產較為有望。其中最被重視的是煤。「自治」區內的主要煤礦如左：

面積 (平方公里)		蘊藏量 (百萬噸)	
灤縣 (開平)	四四.〇	六九〇	〇
豐潤	不詳	三〇	〇
遵化 (馬圈子)	六.〇	八八	〇
三河、薊縣	三.〇	二	〇
臨榆 (柳江)	一七.〇	一三五	〇
同上 (義院口等)	不詳	四七	〇

此等煤礦中，出煤額明白的，只有開灤煤礦的五百二十萬噸(民國二十一年)，柳江的十五萬噸(民國二十一年)和遵化興隆方面的五萬噸。(民國二十年)。最大的煤礦是開

深，大家都知道是在英國資本手中，不過最近營業不振，似有出賣之意。華北煤礦最有希望的是山西煤，但因××山××義的熊度曖昧，現在還不能與牠接近。當然的：山西就與「自治」區合流，亦要有鐵路建設以及其他各種的準備，所以想立即利用是不能夠的。然而山西煤如暫時絕望，則惟有矚目冀北「自治」區內各煤礦吧。一部分人以爲自治區之煤與棉花同爲最大資源。

次於煤的，有鐵礦。在漢縣有確實量一、二九、〇〇〇噸以及概算量二〇、八七一、〇〇〇噸；在臨榆確實量與概算量據稱各有三五〇、〇〇〇噸。此外產金地，有昌平、密雲、遷安、遵化、永平、撫寧、臨榆各縣；不過全部只產二千兩，產量實不大。在昌平又有錳礦，不過因了採算不良，最近差不多已停止開掘了。還有密雲，昌平，懷柔各地產石棉，不過產量極少，尚不夠平津地方的需要。

要之，自治區域無論資源方面，或作爲日本商品的市場，都無大希望。固然，還有調查不週到的地方，如加意搜求，將來也許有大礦產出現，亦未可知，不過在目前，當不至用力去搜求。因爲陸地的交通極爲不便。除了以「自治」區南端，蘆台至樂縣，昌黎，臨榆的既成鐵路之外，再沒有鐵路了。與密雲、懷柔、遵化、豐潤等的礦產地帶的連絡，極不充分。在開發資源之先，必須敷

經濟輿論

中國戰時的經濟問題 丁洪範

因經濟能力對於現代戰爭的重要，經濟準備已成爲現代軍事準備的一主要部分了。現代國家的平時經濟組織在各種不同程度之下無不含有國防的意義。歐戰前德國的鐵路建設，產業分配，甚至教育制度等，無不以軍事爲目標。現在著名的蘇聯第一及第二五年經濟計劃亦公認爲重國防的計劃。其他各國軍事經濟準備之例，舉不勝舉。這是關於政府方面的準備。至於人民對於戰時的經濟問題，亦應有相當的認識與準備，應隨時準備或不能了解政府實施戰時經濟政策的意旨，而竟出於反對或他種阻礙以致破壞戰時的效率。就在戰爭將來而未來時，現代各國除政府應有精密的經濟計劃外，在人民方面亦應集精會神討論戰時的經濟問題而作相當的準備。例如美國在將參加上次歐戰時，各報紙雜誌，學校，商會，銀行公會等團體機關，對於戰時經濟問題的探討極爲熱心。現在假如新聞當時的報紙雜誌一看，則關於戰時經濟的論文實美不勝收，設鐵路，修改道路，要先把這一步時，如開發資源是否合算，尙成問題。

末了，再說一說華北作爲移民地如何的問題。然依前段敘述，可不待詳論而知其無甚希望。第一，自治區的農民生活，非常的疲弊。只要此等貧農存在著，生活水準高的日本人，可說殆無移入的餘地吧。大家知道：河北、山東的貧民，源源不絕地到「滿洲國」去做工，人口密度固稀，可是生活可說是比「滿洲國」還困難呢！（靜）

蓋戰時的經濟措施非獨對於軍事的成敗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個人的利害亦有切身的影響，所以此項問題的探討是一般公民所不能輕易放過的。此種討論與宣傳，對於政府方面自有相當的貢獻，而對於民衆方面亦有相當的心理準備，在將來實施上必能減少許多阻力。當時參戰各國，非獨個人團體有戰時經濟的討論，在各大學中且設有戰時經濟之學程。現在戰雲彌漫世界，我國政府的經濟準備如何且勿過問，而民間的經濟探討實應略略。坊間除翻譯英文的「二本不三不四爲他人宣傳的小冊子如『戰時與經濟』及『日本國防經濟』等外，論中國戰時的經濟文獻，概付缺如。這十足表現國人思想的落後。在最近民族覺醒的青年運動中，才有人稍稍注意到這個重要問題。作者在此擬把中國戰時的重要經濟問題，就一時感想之所及略提一提，以引起一般的注意。

普通所謂戰時經濟者，實包含四大部分：（一）戰爭的經濟原因，（二）戰爭經濟的影響，（三）戰爭的經濟動員，（四）戰爭經濟的復員。在戰爭經濟的原因方面所討論的有人口問題，國家爲經濟的單位問題，經濟的帝國主義問題，及戰爭的企業價值問題等等。戰爭的經濟影響則有戰前的影響，戰時的影響及戰後的影響。戰爭的經濟動員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內有作戰資源的研究，產業的統制，生產的推進，消費的節約，舉凡工業，商業，交通，勞工等等統制問題都包含在內，而尤重要者，厥爲戰時的理財問題。至於戰爭的經濟復員，則爲戰後的產業調整，恢復平時狀態及戰後的經濟復興等。

戰時的經濟問題，通常是指戰爭的經濟動員問題而言。這個問題與作戰的效率，最有關係，故最爲人注意。在討論戰時的經濟問題時，第一須先祛除一個普遍的誤解。一般人僞於現代戰費的浩大，以爲戰爭需要鉅額的金錢，沒有鉅額的金錢就不能作戰。因此有人說，中國現在中央稅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靠關稅，百分之二十五以靠鹽稅，百分之十五以上靠統稅，中央的重要稅收既坐落在沿海，如果對外作戰時沿海爲敵人所封鎖或佔領，政府將

經濟瞭望塔

中國幣元的出路

司非克斯

去年十一月，政府發佈了緊急法令，將白銀收為國有，集中鈔票的發行和準備金，並且穩定匯兌，取了確實的步驟，以應付當時發生的金融的危機。原來各國幣值，都在競爭地改低，後來又因美國國會對於白怕並非吉兆，雖然最近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而本年貿易上不利之差額還有四百萬元左右。這個虧缺，假使沒有看不見的出口數彌補，在貨幣上就要發生嚴重的影響，國外匯兌的需要，就時常要超過中國匯兌的相互需要，最初要弄到匯兌率壓低，最後則弄到不得不將金銀大量流出，以便扯平。假使金銀可以運出國外，那末牠們在片刻之間，就將被吸乾。假使不許牠們運出國外，則匯兌使將繼續低落，直等到我們的國外貿易和我們的物價，另外修正了才能恢復必要的均衡。

貿易利潤的問題

關於貿易利潤的最大問題，當然是：現在的匯兌率，是可以維持下去的麼？的確，在過去兩個月中，匯兌率已經大大地穩定了，而且雖然倫敦的銀價突然跌落，政府維持牠所要維持的匯兌率，並沒有什麼大困難，最初兩星期的虧空，也因過度購買的情形，而獲得了補償。白銀國有之後，種種便利，也使政府足以應付對於外國貨幣的需要。倫敦和紐約間相反的匯兌率，以及倫敦和橫濱間相反的匯兌率，實際上並無變動，使主管機關，不致棘手，否則那三種貨幣，自己都在飄搖不定，我們要想在牠們中間穩定自己的貨幣，那當然就不可能了。一直到現在，情形還是很好，大非始料作及。

預算與貿易

現在的情形，固然可以令人滿意，但也許有人要想，預算的困難和貿易的衰落，恐

看了以往數年來預算上的短缺，一部份由公債一部份由銀行透支，而得敷衍過去，似乎立刻總不免於通貨膨脹。政府雖然已經確說在十八個月之內，要使預算得到平衡，而到現在却還沒有什麼具體的辦法宣佈出來。不幸得很，軍費和借款利息，就佔了全國歲出的百分之八十，簡直沒有辦法。一方面現在的貨幣市場很不利于強制的改革。而另一方面，政治的不安定和平的受威脅，似乎使軍費既是浪費，而又必要。去年海關稅收大約跌落二千萬元，也使政府的財政加增

不到金錢，就無法作戰了。這個見解是錯誤的。作戰所需要的決不是金錢，而却是人力和物力。問題是在這裏：第一，中國有沒有充裕的人力和物力可供作戰；第二，如何支圖這種可供作戰的人力和物力。

歷史上曾給我們不少的實例，足以證明沒有金錢可以作戰，而沒有人力和物力，或有而無法支配的則不能作戰。法國大革命以後財政破產不堪，拿破崙繼之仍能對外作戰。巴爾幹各國金錢最缺，但能接二連三的作戰。無餉的南非洲英人也飽給與英帝國三十三年的戰爭創痛。德國在大戰之前，用盡九千二虎之力搜集了一億六千萬馬克的金貨，以為此數足供戰爭的準備了。但不料到最後一年的戰費平均每日要用四千零四十萬馬克，照平時匯價合算一萬萬六千馬克的金錢不到兩日就要耗費完了。且德國最後失敗亦不是因金錢缺乏而失敗，而却因人力物力的耗竭而失敗。中國有數萬萬元的現銀，有人就集中起來可以作為戰爭的準備。誠然，二三萬萬或者至五六萬萬的現銀，如果全數運往外國也可買到一大批軍火，但假如國內的人力物力不繼，在大規模戰爭中實算不得什麼。如果不運往外國，現銀集中於戰事亦一無所補。人力之外，戰爭所需要者是槍炮、子彈、飛機、軍艦、汽車鐵路、糧食、衣服以及製造這些東西的原料與設備等等合稱爲物力。如果一個有作戰技能的民族有這些物力，再加上作戰的決心，那就夠了，用不着金錢。金錢不過是徵取這些物力的中介，政府有現代的印刷機在手，只會想出方法在國內獲得這種軍需品。從前有人說：作戰有三要件：第一金錢，第二更多的金錢，第三還要多的金錢。這句話已失去了時代性。現在應該說：作戰有三要件，人力之外，第一物力，第二更多的物力，第三還要更多的物力。

物力既如此其重要，然則我們所需要的物力從那裏來呢？可供作戰的物力不外乎：(一)已往所儲蓄的物力與(二)現在所剩餘的物力。已往所儲蓄的物力，就是除現存的軍需品外，尚可稱爲「本」。現在所剩餘的物力就是現在國民的剩餘收益。已往所儲蓄的物力，如鐵路、輪船、工廠設備、林礦耕地等等其數量已定，我們無法改變。此種資本

困難。假使不景氣一直繼續着，平衡的預算，恐怕只是理想而終難於實現的。

白銀

這些困難。本來已需要許多的時日和積極的努力，才能糾正，而現在巨量的白銀出口，倫敦銀價的大跌，引起了一個更加重要而又更加基本的問題，就是現在的匯兌率將維持到幾時。一種貨幣失去牠的金屬標準時，牠對內對外的價值，就完全要看牠在那個國內所賣的物價而定，匯兌率也就要看國內外國物價的高下以爲斷。雖然現在的匯兌率也許是英國最近五年來標準幣值的平均，但是由購買力取決時，就不會有均衡之理了。使之穩定於人爲的水平上，時常要引起嚴重的修正，用於穩定工作上的金錢，就完全損失了。匯兌的穩定，固然要使牠達到適宜之度，但牠的穩定總不可以犧牲國內的商業和物價的恢復。

國內的和世界的物價

而且還有一層，現在匯兌率的維持，還包括着幾個基本假定在內，就是說，現在的匯兌率是國內外物價所決定的均衡率，而中國物價的任何舉動，都足以在世界物價標準的同一方向上，和同一範圍中，發生反響。第二道兩個假定，都是不合理的，如果假定的均衡已經達到了，那末最令人希望的中國物價

的恢復，就一定要攪動現在的均衡，而使匯兌的維持難於達到。我們在世界貿易中和國際資本運動上，所佔的地位很小，因此我們物價的搖動，還不致影響到世界的物價。中國物價和世界物價各異的行動，就會變成新的均衡，因此就需要一個新的匯兌率。所以用人爲的標準來維持匯兌，是和恢復國內物價到不景氣以前的標準，是相矛盾的。爲了要修正我們的國外貿易，使國內恢復繁榮，那就應該聽由匯兌率自己找尋其標準，政府的銀行，則時時準備着。一看到在那方面有不正当的搖動，就立刻加入市場。

將來

假使我們在以上所說的暫時辦法，看來的確不大好，那末中國幣元的出路在那裏呢？牠會不會步德國馬克的後塵呢？牠會不會和某種外國貨幣聯合呢？會不會在牠上面加上許多金本位或者依然要回到銀本位呢？有些人看到最近倫敦銀價的跌落，便以爲銀價既賤，那逼得我們放棄牠爲本位的困難，已經沒有，自然可以回到銀本位的地位了。說這種話的，沒有注意到貨幣的本位，必須要有相當的穩固性，也必須能促進工商業，這兩個條件。在銀本位之下，匯兌的動搖，所加以操縱的，大半是我們管理能力所及不到的強力和因素，小半才是我們在國際付款上平衡的變動。因此，銀匯兌的不穩定，逼

物在作戰時，除非萬不得已，只可拿來利用而不可拿消耗。盡消耗的結果就是減少將來的物力。在可能的時候，我們決不可將工廠機器鎗炮，路軌改造子彈。我們作戰的物力應該取諸國民的剩餘收益。剩餘收益就是國民某時期內的總收益減去其必需的生活費後所餘留的部分。譬如某年全國國民的總收益爲二百萬萬元，而該年的必需生活費爲一百五十萬萬元，則該年可有五十萬萬元價值的物可移供戰爭之用。此項剩餘收益在平時可儲爲新資本，在戰時則不得不有一部分或全部消耗了。假如一國的總收益正等於其國民的生活費，則該國無物可供戰爭；假如小於生活費，則在平時已坐吃山空，更無餘力可供戰爭。故一國國民的剩餘收益愈多，他事均等，其戰勝亦愈大。可是剩餘收益的多少，他事均等，與各該國的資本額，或稱國富，或稱資源（收益是流的）的大小有正比的關係，即資本愈大，他事均等，剩餘收益亦愈多。我國已往的產業不發達。資本設備不豐，故收益額甚少。中國的國富及國民收益總額因無確實統計可考。不知其詳，但據一般推測，其數字實小得可憐。據民國十八年日本內閣統計局的估計，中國國富爲三萬八千二百萬萬八千九百萬元，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平均計算，每人只得八十元。據其他各家估計，其數字亦離此不遠。這就是說美國國民平均富於中國國民七十餘倍，日本國民二十餘倍。至於收益平均每家祇在二百元以下，大多數正好維持其極低的生活費，毫無剩餘收益之可言，更難與產業先進國同日而語了，資源的薄弱與剩餘收益的稀少，實爲中國戰時經濟最大問題之一。

因資本對於將來物力之重要，參戰國非迫不得已，決不肯消耗它來作戰，這樣，要增加戰時的物力有什麼方法呢？有兩方法：（一）增加生產。（二）減少消費。他事均等，生產增加，剩餘收益必增加，他事均等。消費減少，剩餘收益必增加。（關於增加剩餘收益的理論與消費資本的理論相同，剩餘收益的增加，就是提高了作戰的物力，參戰國增加生產的方法很多，其顯著者有：統制產業使合理化而免去一切浪費，增加工場機器的開工時間使產量生

得我們只好時常加以修正，而這些修正，本來不是我們國內所需要的，若干年前，銀價着着低落，我們吃到了苦，最近牠可在步步高漲，也使我們遇到了同樣嚴重的困難。以白銀來作貨幣本位，實在很要不得，因為牠的供給，要為某種副產金屬的生產所節制，而牠的需求又過度的受到政治風雲的影響。

黃金

肯來勒 (Kommers) 教授的主張引用金本位，在現在情勢之下，也是不適當而不聰明的。黃金的準備，從何而得，以及其他專門問題，我們暫且不談，而我們以往數年中，我們的貨幣和黃金發生了關係，結果只是工商業繼續的衰落，暫停金本位的前後，英美物價的差別，和若干另想貨幣本位的國家與努力維持金本位的國家。這兩種國家間的差別，似乎都是促使工商業衰落的正確原因，而且還有一層，世界上若干重要的商業國家，都已先後將貨幣改值，以便在世界市場上獲得競爭的利益了，而用金的國家，也已經盡量利用匯兌和統制貿易，將金本位的真面目，弄得不大清楚了，假使金本位是必須用這種種人為之力來維持的，那末我們想要用同樣的方法，來在金本位上保護我們的貨幣，就成了嚴重的疑問了。

貸和借的國家

假使一個作貸出者國家，有如法國，其金本位的維持，必須要實行種種嚴格的條件，方能達到目的，那末一個作借入者的國家，有如中國，也想用金本位，則種種嚴格的條件，不是更加難於實行麼？金本位的運用得法而成為半自動的機構，以促進收入而穩定國際間的物價，只有國際間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到了相當的程度，才能如願以償。這世界，貿易的障礙很多，資本的活動又不少封鎖，要金本位運用得方便，實在難以達到目的，在這些情勢之下，去引用金本位，結果只是加增財政上和經濟上的困難，終有完全放棄之一日，一九二五年以後的英國經驗，已經很清楚地表示過了。為什麼大多數國家現在已經不用金本位，為什麼牠們別樣事情要求恢復而對於金本位却還在遲疑，這就可以算作反對金本位的最有力量的理由了。專斷的貨幣理想家，也許以為將我們的貨幣和金本位聯合起來，是很合理的，而不知道這種不管國內需要的盲從，並沒有看清楚世界貨幣發展的趨勢。事實上，金本位如果沒有貿易和匯兌的統制，也難於存立，而且即使存了這兩項統制，金本位也和國際貿易自由的基本條件不合，終不能如那些理想家們期望的圓滿。

貨幣的聯合

假使銀本位的恢復或金本位的採用，看來是有種種困難的，那末將中國幣元和某種外國貨幣單位相結合，其應有的困難，決不會因之而減輕。彼此貨幣的聯合，是應有一定的條件的，不但要顧到彼此兩國在經濟上和財政上直接的關係，還要顧到經濟發展的同等程度和國內物價標準同樣的易於修改。還有，些外國貨幣的本身是要動搖的，假使我們的貨幣正式和牠聯合了，牠的動搖，就要影響到我們身上來，而外國的收入和物價

產，延長勞工時間，使以往不働工的婦人孺子也到工場或農場去做工，強制作僱勞工問題，退休者者也請出來服務，凡此等等都足以增加生產，至於減少消費方法，則有：限制進口與出口限制與戰事無關的生產，限制國內貿易消費的空額分配，物價統制，凡此等等都使消費者不得不節約，俾能多出剩餘物力以供戰用。現在我們要問我們政府與國民是否有此種戰時經濟的計劃與準備？

戰時經濟的另一大問題，也許比人力物力問題還重要的，就是怎樣徵取一國的人力與物力。普通的辦法就是政府用貨幣向人民自由購買，或向人民強制徵取而給以相當的貨幣代價。貨幣在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使人深信金錢為戰事的要件。可是實在的問題遠不在貨幣而在戰時的負擔如何分配。如果說有貨幣萬事就可決解事情，則政府印刷機在手儘可印行無數不兌換法幣或軍用券就夠事了。可是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有兩個資本和收益兩部相等的工廠在此，一個可改造軍火，一個不可，政府就徵取可改造軍火的工廠而其損失不使另一工廠也負擔嗎？其資本不同和收益不同的工廠應如何分配其負擔呢？政府平時費用的支出應完全取給於賦稅，故政府經常費用負擔的分配，以賦稅負擔的分配表現之。國家的非常戰費負擔的分配是否也照平時賦稅的負擔分配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

對外戰爭，尤其是防禦戰爭，是民族生存的非常事件，故戰費的負擔應另眼看待，不可用經常的方法來分配。因此有人把徵兵的原則應用到戰費負擔方面來。他們說，民族為生存而戰，人民有服兵役與供軍餉的義務。如果國家要人民犧牲生命，生命也必得犧牲，當兵者連生命也犧牲了，有財產者難道可吝惜財產而不盡量供給國家呢？這就是說，國家要用到時，有財產的人民要盡所有而供獻，不得有所保留，好像當兵者犧牲生命一樣。這個原則，說來好聽，其實是公不允，故不足為訓。生命的犧牲和財產的犧牲，完全不同。生命不可分割，財產可以分割；生命不能補償，財產可以補償。為國家犧牲生命者，犧牲了，就完了，不能保留過分之幾，國家不能賠償他的生命；國

因此受到反映而修改時，我們的收入和物價，也就不能不為之而修改了，要是這時我們本國的情況，却不需修改，又將奈何，要是我們的幣元，偶然地，或錯誤地，和任何外國貨幣聯合了，在匯兌上的動搖，不過將國外購買力的修改變成了對內的，而自己的貨幣既須倚賴於人，匯兌的動搖，就要引起國內新的再行修改。國內物價和收入的修改是很遲慢的手續，而當幣值用人為的方法高起來時，也是很艱苦的工作。假使時時因外來的影響而加以修改，困難就更有增無減了。除了這些在理論上的顧慮以外，假使我們要在一和我們幣元聯合的金融市場，保持真實的信用，假使國際間發生了衝突而遇到了被沒收的危險，我們就更有許多切實的嚴重問題要顧慮到，尤其在打算和日元聯合時要顧慮到。末了，國際間在中國的經濟競爭，和他們固有的神經過敏的猜疑，也將使我們不能作正確而合理的選擇，不是為了要根據政治的而非經濟的條件而加以選擇，便是為了一定要發生的不安和嫉忌，弄成外交上更甚的糾紛，或引起放肆的手段，來阻礙我們的匯兌事項。

整理的貨幣

有些較前進的國家，都在作整理貨幣的實驗，似乎有了另外一個出路，牠們主要目的既然在國內的穩定比了國外的穩定為重，如果要得到成功，那末對於工資和物價的統計以及專門的技能，就須有充份的準備，將牠們製成適當的貨幣政策。此外還必須要有非常條件的銀行組織和慎重的判斷，將這政策見之於實行。作這種實驗時，第一步，匯兌的穩定，雖然因防備意外的動搖起見用是得着的，可是一到牠和國內的穩定不能調

和時，就應該將牠犧牲。在匯兌平衡的存款上有巨量的財源，也許是對付拋空的投機家，以及維持政府的信用這兩件事上所必要的。適宜的對外信用的不易獲得，嚴厲統制國外匯兌的阻礙，可靠的而最近的統計的缺乏，貿易的出超和預算的難於圓滿；以及最可惡的政治事項對於貨幣和財政的影響，似乎都在都使所已整理過的幣制，不合現狀，假使想不注意這些困難，就一定有失敗之憂。然而我們反對現在整理我們的貨幣，却並非就是故意反對那要免除這些困難的實驗。適得其反，我們主張那整理的貨幣是應該當作我們努力的最終之目的。過去兩個月中維持匯兌率的經驗，以及本地外國銀行界所給予的援助，都在這方面作了切實的鼓勵。

必要的改革

現在我們所應該做的事情，就是集中我們的注意力，想出確實的方法，來扯平我們的預算，改進銀行和財政的機構，盡量作成統計，以便更能有條理地應付這目前的貨幣問題，預算的圓滿，中央銀行的改組為中央準備銀行，都是現在對於新幣制的實驗所應有的條件。不平衡的預算，時常要發生心理的反應，以為預算的膨脹，是不可免的。至於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銀行，用牠的折扣率和公開買賣，來作貨幣和證券的管理者，也是同樣的有危險。這些必要的改革，必須立刻實行才好。

我們現在所遇到的貨幣問題，不論其何等嚴重，幾乎各國都是一樣的。其滿意的解決，不外乎兩途：一是改進我們的財政系統的和完備金融消息，一是恢復國際貿易，恢復世界的物價，更新國際的資本活動。

家所能做的只有表揚他的忠烈，和撫卹他的遺族。財產則可以取幾分之幾，如果完全取來，儘可用其他代價償補。國家為全民族而戰爭，其損失應由全民族均等犧牲。毫無疑問。可是生命的犧牲只有犧牲機會的均等而無犧牲的均等。兩個兵士共同作戰，一個戰死，一個存活，他們犧牲的機會均等，而犧牲則不等。在機會均等的原則之下，死者亦應無憾。兩個財產的財產一個完全被殺，一個留著，被殺者必大抱不平，因為兩人的犧牲不均等呀！

所謂犧牲均等者不是均分負擔，也不是比例負擔，甲每月進款十元，購買衣食尚嫌不給；乙每月進款千元，奢靡享用之外，尚有大批儲蓄。如果均分負擔，使甲買一元，乙也買一元，顯然兩者所受的犧牲不均等，如果比例負擔，使甲拿出十分之一，乙也拿出十分之一，則甲只可享用九元，乙可享用九百元，兩者所受的犧牲仍不均等。必使甲生活必需外的進款完全拿出，乙生活必需外的進款也完全拿出（生活程度應酌量及），這才是犧牲均等，換言之，戰費負擔的分配比平時賦稅負擔分配的累進程度還加重，使貧富者的剩餘收益能均等地移供國用。

本此原則，我們要問我國的戰費負擔是怎樣分配的？難免現在的國防費和得勝後的戰費呢？照現在的賦稅制度豈不是貧者出錢保護富者的生命財產嗎？如果戰事發生，貧者除負擔戰費之外，豈不還要拿出生命來保護富者嗎？如果實行公債呢，則貧者還要加倍的負擔來幫助富者發財。如果膨脹通貨呢，也是勞工階級吃虧，如果發行公債，膨脹通貨同時進行呢，那是加二倍加三倍的剝削民衆而幫助富者發財了。此種問題過於專門，非在此紙篇幅中所能詳論。如果政府要在將來作戰時得到多數民衆同情的贊助，至少即速修正現在賦稅制度，使富者累進負擔以犧牲為將來分配戰費的基礎。作戰時關稅及其他特殊稅源的有無倒是次要問題哩。

綜上所言：中國目前究竟有多少人力物力可供戰用？這些力量應怎樣集中統制與利用？怎樣能提高作戰的人力與物力？作戰的費用應怎樣負擔？怎樣防禦？這些都是戰時經濟的重要問題，盼國人注意。

貿易指標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的中國對外貿易

——轉自金融商業報——

十月份上海的輸出，雖然增加了，但中國其他各地的輸出，却不能與之並進，結果，使中國十月份的整個入超比九月份反大；於是，自六月起的那種出超趨勢就轉變了。

十月份中國的輸出，比九月份增加了百分之五。三，但整個的增加都是由上海形成的。如將上海貿易除外，那麼十月份的輸出，就是實質上的跌落。這種情形在下表可以明白地看出。

入		出	
九 月	十 月	九 月	十 月
向上海	25,837,136元	29,917,895元	4,080,760
向中國其他各地	28,499,666	31,227,832	2,757,166
合 計	54,336,802	61,145,728	6,838,926
出			
由上海	21,830,938元	28,342,416元	增加6,511,488元
由中國其他各地	24,119,626	30,067,289	減低4,062,237
合 計	45,950,564	48,399,705	增加2,449,141

以上各款均係根據海關統計，係由上海海關及中國其他各地海關分別彙報。——自六月後，每月各款均經上海海關核對。

入		出			
上海(1935年)		中國(1935年)		中國(1934年)	
六月	30,043,275元	50,397,395元	37,086,617元		
七月	13,515,429	13,417,449	26,614,903		
八月	8,500,339	10,844,106	30,135,174		
九月	4,045,308	8,426,348	35,793,084		
十月	1,575,489	12,776,933	36,339,897		

一九三二年的中國入超是八六七、一九〇、九六四元，一九三三年是七三三、七三九元，一九三四年是四九四、四五〇元。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期間的入超為三三六、五五〇、五四八元，去年同期為四三二、二四八、一七九元。

中國貿易的種類統計如下：

入		出	
九 月	十 月	九 月	十 月
總貿易	61,145,728元	54,336,802元	78,999,911元
總貿易	48,399,705	45,950,564	42,660,084
總貿易	109,576,433	100,308,368	121,659,995
一九三五年十月與一九三四年九月的比較			
中國貿易			
增加	9,368,177元	+	9.3%
增加	6,808,926	+	12.5%
增加	2,459,351	+	5.8%
上海貿易			
增加	7,084,488元	+	9.9%
減低	17,834,203	-	22.5%
增加	5,739,671	+	13.4%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			
中國貿易			
增加	78,1550,545元	874,114,089元	1,315,979,879
增加	414,999,997	441,866,850	1,315,979,879
上海貿易			
增加	89,429,837元	+	9.7%
減低	92,692,484	-	10.5%
增加	3,134,47	+	0.7%

第九月
第十月

四·五%

○·六%
增加

一·七%

○·七%

直到九月底，上海佔據了中國整個輸出貿易的百分之四八·四五。十月份增加活動的結果使百分率升到百分之四九·五四。在另一方面，青島，天津漢口等輸出貿易却都跌落了。

中國各地輸出貿易的百分率

九月底

十月底

八·七七%

八·四六%

一六·一五%

一五·八三%

二·六八%

二·五三%

詳細數字如次：

上海

輸出

入超

九月
十月

二一、八三三、七三三元
二八、三五八、七三二

四、一六九、〇七八元
一、八六八、五三七

青島

九月
十月

四、〇六五、八〇二元
二、八四五、〇八七

一五九、二三一元
一、三一六、四二〇

天津

九月
十月

七、二九二、六九一元
六、四一二、九一〇

二、五〇〇、五七八元
四九九、二〇七

漢口

九月
十月

一、四三一、六〇〇元
六〇二、五一

一、六六〇、一六〇元
二、三五四、三一六

上列數字，已足夠解釋為什麼十月份的中國入超，正和上海的趨向相反。

每月平均

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的中國貿易每月平均價值，以及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的每月平均各如下表：

一九三二年每月平均

一三六、二二七、一九一元

六三、九六一、二七七

二〇〇、一八八、四六八

一九三三年每月平均

一一二、一三〇、五九九元

五〇、九八五、六六五

一六三、一一六、二六四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月的每月平均

八七、四一一、四〇二元

四四、一八六、五八五

一三一、五九七、九八七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的每月平均

七八、一五五、〇五五元

四四、四九九、九九九

一二二、六五五、〇五五

貿易動向

如何本年的數字觀察一下，美國乃是供給中國商品的第一國，但在九十月間，由日本輸入中國的却比由美國輸入的反而多。這個相反的情形，並不完全是由日本輸入的增加，而大部是因由美國輸入的棉花與烟草猛跌所致。

到十月底，由美國輸入中國的合計一萬四千九百三十萬元，而由日本輸入的是一萬一千五百十萬元；但僅僅以九十月來說，美國已失掉了他的領導地位。詳細數字如下：

輸入

1935年9月	1935年10月	1934年10月
由美輸入 9,153,817元	9,915,747元	15,295,662元
由日輸入 9,278,08	11,713,898	11,788,162

在另一方面，向美輸出貿易是增加了，由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月的七千九百三十萬元升到一萬零五百七十萬元。但向日本輸出的，却由六千六百十萬元跌落到五千四百八十萬元。本年十月與九月以及去年十月各輸出的比較如次：

輸出

1935年9月	1935年10月	1934年10月
向美輸出 10,010,597元	11,561,625元	6,692,108元
向日輸出 6,532,161	7,076,825	6,906,567

由下列的表格中，可以看出，當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月這期間，美國佔中國總貿易的百分之二六·四七；本年却跌落到百分之二八·九九。至於日本在去年同時只有百分之一一·六四，現在却增加到百分之一四·六六。

本年由德國輸入的，計八千五百四十萬元，英國是八千一百萬元，但十月份德英的輸入却相等。

1935年5月	1935年10月	1934年10月
由德輸入 6,837,897元	8,238,395元	7,307,768元
由英輸入 9,192,869	8,227,545	12,093,182元

本年德國佔中國總輸入貿易的百分之一〇·八四，而英國是佔百分之一〇·二一，但本年向英輸出的是四千零十萬元，而向德的還只有二千三百二十萬元，英比德差不多一倍。

本年由法輸入的由去年一月至十日的一千九百四十萬元跌落到本年的一千一百六十萬元；但向法輸出的却由一千六百二十萬元升高到二千二百六十萬元，那是因絲織業的復興所形成。十月份的輸入計一、一〇、一六二元，一九三四年十月是三三三八、二七七元；十月份的輸出計三、五五一、〇五二元，去年同時是一、五三三、

六四四元。

由澳洲輸入中國的、自九月份的二、四七六、〇〇九元落到十月份的一、七〇七、一六二元，那是因澳洲的數字完全倚賴絲織貿易，而該是有季節性的。向澳洲的輸出很微小。由加拿大輸入的，由九月份的七五五、六〇五元落到十月份的一、〇四三、六四七元。由比利時輸入的由去年開始十個月的二千二百七十萬元到本年的一千五百六十萬元；但十月份的輸入是一、三五八、〇六六元，而九月份的只有一、〇八八、一四五元。十月份由荷屬印度輸入的僅五、四一六、一一八元，九月份的是三、六一六、二七七元，本年的總輸入是四千三百七十萬元，而去年同期的是五千三百六十萬元。下表所示乃各主要國佔據中國貿易的互相關係：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十月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十月

由美國輸入	一八·九九%	二六·四七%
向美國輸出	三三·七五%	一七·九四%

由日輸入	一四·六六%	一一·六四%
向日輸出	一二·三一%	一四·九六%

由德輸入	一〇·八四%	九·一一%
向德輸出	五·一一%	三·五五%

由英輸入	一〇·二一%	一一·六三%
向英輸出	九·一%	九·七二%

由荷屬印度輸入	五·五八%	六·一四%
向荷屬印度輸出	〇·八四%	一·二七%

由英屬印度輸入	四·四三%	四·五〇%
向英屬印度輸出	三·五七%	四·二八%

